尚書序錄　尚書譜

尚書序録

績谿胡秉虔學

虞書 孔穎達等正義曰馬融鄭玄王肅別録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録曰孔氏序云伏生尚書以舜典合於堯典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録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據陸氏之云是十二字姚氏所增十六字又姚氏後人所增矣使尚書本有此二十六字伏生雖老何以合舜典於堯典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下土絶句一讀至方字絶句

傳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汩治作興稾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錄曰劉氏敞七經小傳云共當作丑古文丑與共相近誤爲共耳汩作言所以釐下土與工致治之道九丑乃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薛氏季宣尚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說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艮庭江氏聲尚書今注音疏云當於方字絕句詩商頌禹敷下土方正同此句盧秉虔案傳意亦似兩方字絕句

稾當從唐石經作槀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

釋文曰矢本又作夫

錄曰抱經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云夫古矢字隸釋成陽令唐扶頌惟直如夫隋書天文志天夫任夫皆作夫秉虔案說文雜字無夫字夫蓋漢以來俗體耳以爲古字非也

傳曰凡三篇 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因以此二人名篇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省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別有棄稷篇

錄曰孔氏序云伏生尚書益稷合於皐陶謨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錄曰艮庭江氏云不言作禹貢蓋闕也秉虔案江說是也山井鼎七經考文載古本作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釋文曰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錄曰民庭江氏云太康啓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馬融曰須止也書序云避亂於洛汭又云失邦之事無聞惟孔書言后羿距之於河案左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未見其爲太康時事姑闕疑焉秉虔案江說是也但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上有啟九辯與九歌兮句故王逸註云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攷墨子非樂篇亦有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萬舞奕奕章聞于天等語則五子之歌當爲史臣記五子淫樂之事明失邦之由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傳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錄曰據序云胤往征之則胤不當爲國名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君尚書注爲人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云古人之名傳因後出書曰胤侯又曰胤后故以爲胤國之君耳然而地之所在無可攷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傳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

釋文曰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周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

明居疏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
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未聞也言湯自商邱遷亳
以相土居商邱其文見於左傳耳此言不必然也
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
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邪相土至
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鄭云亳
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云今濟陰
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
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
冢皇甫謐云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使亳衆往爲
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
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
熟縣是也諸說
不同未知孰是
錄曰亳西沚王氏艮庭江氏皆主鄭注江氏
又云亳近商邱商故契所封也故曰從先王
居先王謂契也與舊說異陸氏云五亡篇者
謂帝告釐沃及湯征汝鳩汝房也攷大傳載
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蓋伏生生當屬
末秦初之際百篇具有伏生全習之焚燒之
後漢求遺書纔得二十九篇其餘簡策雜亡
而零章斷句伏生尙能記憶故筆之於大傳

耳定宇陳氏櫟曰帝告疑卽帝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傳曰述始征之義也亡

錄曰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此尚書之本文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故得載之史記也特序明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則篇中當有伐葛之事恐太史公所載亦非全文而傳以爲亡尤不可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傳曰鳩方二人湯之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二篇皆亡 錄曰二方字史記皆作房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正義曰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瀆關左右從而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安邑有鳴條陑有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夏桀同以乙卯日亡昆吾在濮陽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傳曰言夏社不可遷之意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正義曰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疑至臣扈二臣名也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鄭曰此變置社稷鄭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傳則云畢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棄虞案二說不同傳義爲長或曰然則自湯以來革命者多矣何不聞再有遷社遷稷之事也曰上古人臣有功德於民者莫如何龍與稷故新王受命無所復用其更易耳至於孟子所謂變置社稷則古今注皆云毀其壇墻而更置之非必更易其配食之人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

作典寶

傳曰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錄曰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鬷亭三鬷卽三朡也聲相近

正義曰左傳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錄曰大坰本紀作泰卷陶徐廣曰一本無陶字索隱云鄒誕生卷作餇又作泂則卷當爲坰竹汀錢氏大昕云卷坰聲相近泰與大古文通仲虺本紀作仲𤳳說文無𤳳字疑本作𤳳荀子作仲蘬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錄曰殷本紀仲虺作誥下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此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採入史記者眞古文湯誥也與後出尚書迥異案本紀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蓋太史公語

咎單作明居 釋文曰單音善

傳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正義曰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傳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illegible]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凡三篇其二亡正義曰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卽以其年稱爲元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

錄曰艮庭江氏云成湯之沒久矣於此言成湯既沒者蓋三篇皆稱湯述成湯故推本之爾非謂湯沒之後卽爲太甲元年也孔氏乃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謚前王而給後學誕妄甚矣西沚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眞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厤志所引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生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厤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志的雖可信僞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

孔傳又爲踰月即位之說皆非也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厤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厤家以爲厤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十二月是元年未非元年初作僞者改爲即位陳訓以祀先王爲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爲之平秉戾案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見於孟子與史記合惟外丙二年作三年爲少異而崩年改元尤爲失禮之大虛造故實或爲後人所藉口皆不可以不辨故錄江王二家之言如此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曰桐湯葬地也思庸念常道

錄曰蘇氏謂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也解與孟子合

伊尹作咸有一德

傳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錄曰堯典正義云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於百篇爲第三十二殷本紀亦於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與鄭本篇次同鄭傳賈馬古文之學太史公亦從孔安國問古文是孔氏古文篇次本是如此艮庭江氏云據禮記緇衣兩引此篇三復其文卽可知是成湯時書矣僞孔氏別造一篇作伊尹告太甲語而以次太甲後妄甚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傳曰沃丁太甲子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錄曰咎單疑卽前作明居者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

傳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二木合生七

曰大拱巫咸臣名皆亡

錄曰艮庭江氏云馬融注太戊太甲子案殷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然則太戊是沃丁弟太庚之子故漢書古今人表云大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子雍已小甲弟太戊雍已弟馬云與史記漢書異者史記敘商家世系本紀與世表不同世表云太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弟雍已小甲弟太戊雍已弟是沃丁至太戊皆太甲之子也世表本紀同出一人之手而互相違異焉據世表爲說也祥有吉有凶中庸國家將與必有禎祥是吉祥也周易豐上日天降祥也孟喜注云天降下惡祥也是凶祥此桑穀共生劉向以爲草妖則凶祥矣殷本紀言一莫大拱與此不同今案呂覽韓詩外傳以爲湯時事伏生大傳劉向五行傳又以爲高宗時事皆非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傳曰原臣名二篇皆亡

錄曰殷本紀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則太史公所見古文多太戊篇無伊陟讓作伊陟篇上序本當云作咸乂四篇太戊猶虞書云作汨作九共九篇藁飫也此序但當云作原命艮庭江氏云古文重字不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此序太戊贊于伊陟承咸乂四篇之後太戊字下皆當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俗儒疏忽誤作單文遂闕太戊之篇因於此序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事或然也馬融亦以原爲臣名江氏則云原之言再也伊陟謙讓不受故再命之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傳曰太戊子囂地名陳遷都之義亡 正義曰李氏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錄曰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東經敖山北即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傳曰仲丁弟相地名有河北亡釋文曰今魏郡有相縣

錄曰漢書地理志沛郡有相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釋文曰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

傳曰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亡

錄曰仲丁序正義云皇甫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但序明云圮于耿似未可解爲遷于耿也或圮于耿而更遷他處書不詳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竹書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遷于庇 八年城庇邢庇地皆莫攷亦無他書可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正義曰束晳云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但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與始不類知束妄說耳

傳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

錄曰五遷篇內傳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然據經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則五遷當在盤庚以前不應并數居亳即湯遷亳在未有天下之先亦不應數馬鄭王注乃并數商邱謂與亳囂相耿為五尤非巳竹書紀年湯以後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巳太戊皆居亳仲丁始自亳遷于囂河亶甲又自囂遷于相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又自耿遷于庇南庚又自庇遷于奄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殷則囂相耿庇奄恰是五邦上不必數商亳下不必數亳殷也但紀年後出又無徵證難以遙信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而紀年不載豈邢即耿乎本紀又云盤庚之時殷巳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湯之故居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北鄭君注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下篇為君時事當刪有據則紀年盤庚十四年遷殷之說亦非　孔氏序云伏生尚書盤庚三篇合為一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

篇釋文曰說本又作兑音悦

傳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

錄曰傳說以地爲氏鄭君注云得之傅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爲氏是也殷本紀謂之傅險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軨坂說執役於此地案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傳曰訓亡

錄曰成湯商之大祖也昵近廟也當時蓋有豊昵之事故祖己及之非謂成湯爲昵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釋文曰黎國名尚書大傳作耆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𢧀云殺也以此戡訓剌音竹甚反

傳曰受紂也帝相亂帝乙之子戡亦勝也

錄曰黎尚書大傳作耆史記作飢又作肌又作耆說文作𨞾西伯舊說皆以爲文王宋吳棫等始以爲武王據史記載勝黎觀師問曰西伯何來知武王繼文王爲西伯也今攷竹書紀年明載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錄曰篇內傳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正義云微子名啟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啟與弟仲衍皆紂之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僞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箕子則無文鄭王皆以爲紂之諸

父服杜以爲庶兄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錄曰傳以正月解一月謂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此序武王伐殷下或有闕文傳意乃分爲兩截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觀兵也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三年伐紂也上則年無所繫之月下則月無所繫之年宋儒不信觀兵咸以十有一年爲十有三年之譌字矣但觀兵之說尙書大傳載之史記周本紀載之漢初有今文泰誓三篇上篇觀兵

時事首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四月則非一月矣故尊今文泰誓者解此序亦分兩截與傳同馬融書序云泰誓後得案其文若淺露又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雖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曰我武惟揚侵于之靈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揚有光孫鄉引曰獨夫受禮記引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是古文泰誓固僞而今文泰誓亦未必眞也然漢初婁敬說高祖已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律之上者八百諸侯武帝時蓮仲舒對衆亦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文泰誓之出爲最古且伏生生周末秦初之際獲見全經今文泰誓雖不在所傳二十九篇之內而作大傳明載書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

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凡百二十餘字使百篇中本無此文伏生肯載之乎即太史公從安國問古文又自言不離古文者近是乃周本紀亦載泰誓與大傳及婁黃所引略同是古泰誓三篇不但今文有之古文亦有之矣其諸書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或遺灰燼之餘或因流傳既久不免有遺佚耳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傳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問衞包定古文始作泰定宇惠氏曰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作泰彪宇仲文隋揚帝秘書學士作泰非始衞包又曰大與泰異文起於後漢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釋文曰車音居釋名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辨釋名古皆尺遮

反從漢始有音居牧如字說文作坶云地
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傳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
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
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錄曰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
賁三千人呂覽亦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
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為禽故艮庭江氏謂
三百人為三千人之誤司馬灋革車一乘士
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
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錄曰西莊王氏云鄭注武成逸書建武之際
亡當建武以前劉向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
固具在也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
蓺文志云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
三統厤引武成篇今見漢書律厤志其辭曰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

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此安國所傳之眞本幸存至今者志於此文分爲三截各以他語閒之偽作者刪止見第一截而二三截竟爾逸闕王氏又云遂周書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又云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云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又云若翼日辛亥祖于位用繇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其文輿漢志引武成並同但此一月朔日爲辛卯丙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丙辰旁生魄仍當作壬辰旁死魄丁巳仍當作癸巳傳爲誤耳國周廟國字亦當移在以庶下又案歸獻周本紀作罷兵西歸得狩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傳曰武庚紂子一名祿父

錄曰殺受立武庚是勝殷而未滅其國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蓋即指此逮至武庚復叛而成王之黜殷命於是乎勢不容已矣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釋文曰班本又作般

傳曰亾正義曰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錄曰民庭江氏云邦古封字周本紀言封諸侯班賜宗彝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即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序邦康叔正義云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在字如封字是也詩云邦畿千里論語云且在邦域之中天子言封畿諸侯言封域皆謂封畺爾是足證邦之爲古封字今人讀詩論語皆讀邦爲百尨反由不識古字故也秉虔案說文邦國也以邑丰聲封爵諸侯之土也从

㞢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古文省作𡊄籀文作𡉚从丰𡊄謂古文之㞢即籀文之丰也㞢从丰省从土非从㞢也小篆又加寸耳是邦封聲義俱通故經傳通用然不得謂邦即古封字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釋文曰獒五羔反馬本作豪酋豪也

傳曰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正義曰旅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錄曰正義解旅字皆謬西戎之國未聞有名旅者而人保作陳獒亦覺不辭蓋此二旅字皆當爲賓旅之旅旅獒篇名非若下序芮伯作旅巢命下有命字故旅可訓陳也艮庭江氏謂二文義例正同殆未諦與或又疑召公爲太保在成王時此太保當別一人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傳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

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

命巢亡

錄曰困學紀聞載李杞解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于是巢始來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釋文曰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釋文曰誥亦本作𢍳

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黜絕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以三監爲管蔡霍

錄曰鄭君詩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

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云王肅服虔皆依漢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以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書序唯言伐管蔡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見桃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殷既三分三叔當分治之漢志既言管蔡監鄘衛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啓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為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雖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志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內以定其腹心當日制殷方臆想應如此衆虔案三監殷民嘗所以監武庚也至周公誅三監而霍叔非獨輕當別有故不可知矣傳叢艮庭江氏亦云詩東山正義引鄭書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云

者也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故知三監是管蔡霍三人　唐石經作將黜殷命案正義云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　又云故特言黜殷命是孔本有命字各本脫　此序始言將黜殷命則此篇以前所載皆未東征以前之事可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傳曰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　正義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非去紂即奔周也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樂記言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爾時未爲殷後也　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使祀湯耳

錄曰傳之謬不待言左傳世家所載亦非事實前人已辨之矣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傳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拔而貢之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亡 釋文曰穗似醉反本亦作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錄曰西沚王氏尙書後案云嘉禾篇亡古今文皆無之漢書王莽傳引逸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或壁中書於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艮庭江氏謂尙書今注音延亦取此二十字以補嘉禾之闕且云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成王命書發端之語也今其書亡餘文不可得聞矣又云王莽時羣臣

上奏引逸書嘉禾文如此且文飾其詞以增莽意其說雖實辟然所引故是尚書逸文不得以其引自諂臣而遂廢之也故錄其文而解之秉虔案莽傳引逸書之語背謬較甚於明堂位其時劉歆陳崇輩阿諛國賊員所謂喪心病狂者何難肌造一書以欺天下同朝之人卽知其僞亦不敢斥言所引何足爲據不然嘉禾之亡久矣大傳本紀皆不載又何自而得其片語哉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

梓材

梓材篇題傳云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釋文曰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正義曰此古杍字今文作梓錄卜郭忠恕汗簡云杍尚書古文梓字孔氏本用古文則經傳皆當作杍矣然伏生大傳今文也正作杍材故馬云古作梓字蓋古文作梓今文作杍正義今文作梓當爲作杍之譌汗簡不足信

傳曰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云邦康叔若分器所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幷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康國名馬王亦然惟鄭以康爲謚號以世家云生康伯故也

錄曰阮芸臺師校勘記云封康叔封上古本有邦字山井鼎曰邦封古或通用按注及疏意當作邦康叔封字衍文秉虔案說文邦國也傳云國康叔明以國解邦今注疏本皆作封康叔不知誤始何時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召公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戰國策顏率說齊王曰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

錄曰傳居焉上當脫欲字

正義鼎之上上當脫一字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傳曰成周洛陽下都 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正義曰周公歸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成王即政始封伯禽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也是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釋文曰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

傳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于蒲姑蒲姑齊地告召公使作册書亡正義曰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

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錄曰艮庭江氏云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疏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蒲姑然則蒲姑奄君之名此序于乃衍字若夫遷奄君之處所則文不具秉虔案江說是也昭二十年左傳云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爽鳩季萴有逢伯陵大公昔人名則蒲姑亦人名可知後或遂以人名爲地名故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距作書時已數百年矣地有蒲姑其在遷奄後乎西莊王氏云大公所居非卽蒲姑以齊封兼得其地約言之耳漢書劉盆子傳溥掠至姑幕李賢注云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蒲姑氏之國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錄曰奄郎徐戎也徐戎總名奄則徐戎之一
國淮夷又奄所糾約同叛者淮徐相近禹貢
海岱及淮爲徐州是也魯在徐州之境故徐
戎起而魯東郊不闕左傳言魯公因商奄之
民說文解字亦云郁國在魯奄非徐戎而何
但助三監者奄與淮夷而茲之與淮夷竝興
者不北一奄賚誓所以變文曰徐戎耳民庭
江氏西祉王氏皆從鄭注以爲淮夷無再叛
之事然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不言奄
者略之則周公豳政伐二啓并伐淮夷與奄
不言可知被斧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周
公作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漢儒皆以四國爲管蔡商
奄孟子亦言周公伐奄皆其諡也但周公東
征成王訪來同往故有歸天嘉禾等篇及成
王親政封伯禽於魯淮夷又與徐戎其叛是
役也必似是奄君主之於是成王親征淮夷
而命魯公征徐戎費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是也成王既定淮夷遂山淮夷北行而至奄
與魯公會而商安置奄君以爲一勞永遷之
計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蒲
姑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多方

序云成王歸自奄是也當時事次原是親此至周官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則統前後而大略言之以見天下至此大定耳不然周公東征成王既未同行成王政將蒲姑序何以皆言踐奄多方序又何以言歸自奄哉此傳當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徐戎又叛魯征徐戎作費誓作者似亦知徐戎即奄而獨忘却費誓篇中有我惟征徐戎之語何也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傳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

鉄曰在助殷爲虐黜殷命則伐淮夷自不必言但彼時未滅其國故見周公歸政而復叛成王所以亟亟殘之而遷其君與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
夷也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傳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
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
賀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
幣賄賜肅愼之來賀釋文曰馯戶旦反地里志音
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
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正義曰成王伐東
夷不知何時晉語文王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
以周名畢榮未知此榮伯是彼榮公否或是其
子孫也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賜肅愼氏之夷也
錄曰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則
東夷卽淮夷耳西北王氏云周書王會篇北
有稷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麗
扶餘之名且駒麗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
年始建之國名號載東國史略恐安國作傳時尚
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良庭江氏
之注音延本俾作卑謂俾字唐天寶中所改
周本紀作王賜榮伯據賜誼字當爲畀或爲

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賀 按勘記云傳以弊賄賜肅慎之來賀古本作夷也亡岳本宋板俱作夷亡疏標起訖亦作夷亡史記集解引傳云賄賜也疏述傳云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疏又云王賜以財賄蓋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爲賜財賄即幣也言幣言賜即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傳此句上當有賄賜也三字此句衍賄字

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亡 正義曰帝王世紀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傳曰君陳臣名因以名篇 釋文曰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

錄曰西虢王氏云鄭注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而知也又坊記注君陳蓋周公子詩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傳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釋文曰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爲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傳曰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錄日正義云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以
傳中正字當爲位字之誤然自宋以來各本
皆作正號惟尚書後案引傳作主天子之位
號蓋王氏改又案成王未葬君臣皆冕服爲
干古之大疑亭林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書有
脫簡狄設黼扆綴衣以下之當屬之康王之
誥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以下記明年
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日之
没喪不稱君今日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
也又日周卒哭而祔今諸侯出廟門俟是
已祔之後也艮庭江氏辨之云天子七月而
葬葬則有謚成王崩四月以踰年既葬而
再閱月何以下文猶稱新陟王乎先王之
願命不遲宜年而後傳於嗣王丁卯命
作删度必否年初始傳顧命矣顧氏之
意以不設論非而喪所宜故有說不
思別禮入美有大喪陳實器之是典職
有大庚出職文乎則周公之制固然路
說似長盡麻冕黼裳乃史臣追記之辭廟
門卽路門以成王殯在寢神之先儒皆無異
說　孔氏序云伏生尙書康王之誥合于顧
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傳曰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篇首節傳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厤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傳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

録曰成周即下都也傳云成定東周郊境似非正義引漢志王命作策書豐刑今本漢志無書字又不同與此序相應句疑衍同字西止王氏云鄭所述古人逸書二十四篇之目載於尚書疏者有同命無畢命冏氏若壕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之外復有零章剩何如伏生

所傳者乎惠氏棟謂鄭所述篇目冏命即畢命之誤是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曰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

傳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君牙臣名

錄曰禮記緇衣篇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是鄭所據本書序亦作牙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釋文曰冏九永反字亦作臩

傳曰伯冏臣名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錄曰伯冏說文及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伯㬮西莊王氏云㬮古文冏字衞包因改作冏陸德明在唐初尚見古書㬮必㬮字作臩者刻誤今案盧氏文弨本釋文改作㬮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傳曰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命作書訓暢夏

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後爲甫侯故稱

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甫刑錄曰傳故稱甫刑七經考文載古本宋板皆作故或稱甫刑多或字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釋文曰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

傳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

錄曰宛斯馬氏驌繹史云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臼宜臼奔申王立褒姒爲后褒姒之子伯盤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盤申侯

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竝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家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號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秉虔篆馬說似本亭林顧氏而明人僞撰子貢詩傳黍雜序云王世子宜臼殺其君幽王自立於維又在顧馬之前 伯盤史記作伯服惟左傳攜王奸命正義引竹書紀年作伯盤今本紀年亦作伯服二字古通用又攷紀年錫晉文侯命在平王元年故馬氏云望以殺攜王之效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釋文曰伯禽魯侯名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闕首篇 正義曰鄭以爲費誓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傳曰魯侯征之于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遇

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
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
之頌

錄日據釋文云舊讀皆作開則序文本不作
開可知而馬本作闕尤孔本不作開之明證
以開與闕義雖同而字不同也攷說文解字
開張也古文作闕闕開也重文作闕虞書日
闢四門从門从丱尙書本古文虞書旣用古
文作闕則此處亦當用古文作闕馬本及唐
石經皆作闕者衛包改從今文耳古文開與
闕相近開作闕闕作闕寫者不察遂說闕作
開幸有釋文可據說文解字可證也　費周
禮禮記鄭注及史記集解皆引作萊說文解
字作衆萊盡萊之譌史記作眸大傳作鮮皆
傳習各異西泚王氏云萊爲魯東郊地則應
在今曲阜縣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
之初費尙自爲國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
郎後并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東海郡故城
在今兖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

十里後人疑作誓卽在其地非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釋文日事

見僖公三十三年

傳日崤晉要塞也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

誓

鍒日史記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與序不同潛邱閻氏云誓當作于素服效次鄉師而哭之日若封殽尸而還將霸西戎則志業遂矣豈復作痛悔之辭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六

尚書譜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篇目	今文	古文
唐堯堯典弟一	有	有
虞舜舜典弟二	無	有 馬鄭注無說詳後
汨作弟三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一弟四 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余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二弟五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三弟六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四弟七	無	有 馬鄭無

篇目		
九共五弟八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六弟九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七弟十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八弟十一	無	有 馬鄭無
九共九弟十二	無	有 馬鄭無
稾飫弟十三	無	無
大禹弟十四 案書序大禹無謨字作大禹謨者僞書所加	無	有 馬鄭無
臯陶謨弟十五	有	有
益稷弟十六 葆琛先生曰益稷鄭作棄稷言漢學者皆宗之不知百篇乃聖人所定稷周配	無	有 馬鄭無

天之祖也周人以諱事雖詩書不諱而輿讀稷獨稱官惟帝命乃稱名耳此皆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也			
夏禹	禹貢弟十七	有	有
啟	甘誓弟十八	有	有
太康	五子之歌弟十九 墨子非樂云于武觀曰后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天案當是此篇逸文	無	有 馬鄭無
中康	允征弟二十 堯典正義引鄭云允征臣名又引鄭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照我周王	無	有 馬鄭無

右虞夏書二十篇今文古文並傳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四篇古文有錄無書者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益稷五子之歌允征十五篇

堯典正義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此指僞孔所分鄭元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案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并非虞史所錄也堯典有舜事皋陶謨舜時所陳並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虞夏所以同科者董生之言曰孔子曰

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又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此以發明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其道如一矣至於三正文質之變關乎五德之運又不在此數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蓺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鄭康成亦云序孔子所作紬繹書序之文疑孔子時惟有堯典皋陶謨二篇而舜典大禹益稷即具於是未始别出三篇也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即經文三載汝陟帝位乃讓舜之事當在堯典中而晚出書分爲舜典非也作堯典又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經文有鰥在下及賓于四門云云即側微歷試之事鄭注歷試諸難爲入麓伐木即納于大麓也不具於堯典中乎則可不必別出舜典矣又云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凡臯陶禹帝舜之辭及暨益暨稷之事不具於臯陶謨乎則可不必別出大禹益稷矣馬鄭王據書序分益稷於臯陶謨然據書序正不必分篇且序言作大禹臯陶謨不言作大禹謨臯陶謨者正以禹臯之謨同在一篇中也竊謂孔子序書有數篇合爲一篇者如堯典舜典及大禹臯陶謨益稷是也有一篇分爲數篇者如盤庚大誓是也嘗聞諸葆琛先生曰堯典紀事之首

也皋陶謨紀言之首也故並加之曰曰若稽古若順稽考也謂順考古道以錄之云爾案論衡書須篇云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則漢儒有以堯典爲孔子之言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人之王紬虞而號舜曰帝舜典謨之文堯舜稱帝知並以周法錄之也尚書大傳舜元年稱王入唐郊伏生以舜在當時稱王亦必以尚書之帝爲周法所定也堯典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馬融以爲堯順考古道同天之訓疑出緯候遝書多古文說五帝本紀帝堯曰放勳不言曰若稽古疑亦謂爲序書所加故史去之是古文家不以稽古爲同天並不以爲堯之順考古道也御覽八十一卷引尚

書中候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此緯候效經而失之者遂爲䁥出二十八字之所本而曰若稽古之義亡矣

正義云鄭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孔穎達據東晉書斷十六篇古文爲僞書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當作畢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以上正義文案此二十四篇之目當見鄭氏書序之注鄭注古文書並無此二十四篇也正義又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古文家雖名有二十四篇而無師

說馬鄭亦不傳之故唐人以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遂引以爲今文也案東晉古文書因僞而漢時得多十六篇亦未足眞如劉歆所引諸文太史公不著於史記馬鄭又不作注正以不可信也

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據歆書似十六篇至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九共逸句大誓全文董生亦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也太氐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閒去周爲近諸子百家所記往往可傳合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八篇足以考究前聞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尚書仍闕是篇亦以爲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雜說遂不

以逌於二十八篇也

篇目	今文	古文
商湯帝告弟二十一 困學紀聞云尙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無	無
釐沃弟二十二	無	無
湯征弟二十三 殷本紀有引湯征文	無	無
汝鳩弟二十四	無	無
汝方弟二十五	無	無
夏社弟二十六	無	無
疑至弟二十七	無	無
臣扈弟二十八	無	無

湯誓弟二十九	有	有
典寶弟三十	無	有 馬鄭無
仲虺之誥弟三十一	無	無
湯誥弟三十二 殷本紀有湯誥文	無	有 馬鄭無
咸有一德弟三十三 堯典正義引鄭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	無	有 馬鄭無
明居弟三十四	無	無
太甲伊訓弟三十五 漢律歷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	無	有 馬鄭無

肆命第三十六	無	有 馬鄭無
徂后第三十七	無	無
太甲一第三十八 孟子禮記並有引太甲文	無	無
太甲二第三十九	無	無
太甲三第四十	無	無
沃丁 沃丁第四十一	無	無
太戊 咸乂一第四十二	無	無
咸乂二第四十三	無	無
咸乂三第四十四	無	無
咸乂四第四十五 殷本紀咸乂下	無	無

有太戊篇

伊陟弟四十六	無	無
原命弟四十七	無	有 馬鄭無
中丁 中丁弟四十八 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 葆琛先生曰中丁書闕不具乃太史公引書序之文蓋孔子時已闕此篇故獨著不具之言若太史公時書闕不獨中丁矣常時有太戊闕中丁乃適有百篇也	無	無
河亶甲 河亶甲弟四十九	無	無
祖乙 祖乙弟五十	無	無
陽甲 盤庚上弟五十一 隸釋載熹平石	有	有

經殘字般庚下篇與上連接知今文合為一篇古文乃分為三

盤庚	盤庚中弟五十二	有	有
	盤庚下弟五十三	有	有
武丁	說命一弟五十四 禮記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書篇名也	無	無
	說命二弟五十五	無	無
	說命三弟五十六	無	無
祖庚	高宗肜日弟五十七	有	有

高宗之訓弟五十八　無　無

帝辛西伯戡黎弟五十九　有　有

微子弟六十　有　有

右商書四十篇今文傳湯誓般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古文分般庚爲三篇凡七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六篇

周語內史過日在湯誓日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亾矣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墨子七患篇引殷書曰湯五年旱卽此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鄺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案此知周語墨子之湯誓乃因旱禱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韋昭說非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案增多十六篇中無湯征則子長所受於安國者當多於劉歆以後所見之書矣

盤庚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案鄭此注明盤庚分篇之故以合書序

殷本紀云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案鄭義三篇事不同時明是盤庚後人集而錄之皆盤庚事故名盤庚蓋告戒行於當時而編次成於沒世史記之言與序不

遷乃索隱云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百姓思之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此說大非太史公豈不見古文者亦以見司馬貞全不識今文古文之別也

殷本紀云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案高宗以廟號名篇故定爲祖庚時書以立廟稱宗爲祖庚時事也與盤庚例異

篇目	今文	古文
武王大誓一弟六十一	無 歐陽經有	有
大誓二弟六十二	無 歐陽經有	有
大誓三弟六十三	無 歐陽經有	有
牧誓弟六十四	有	有

武成第六十五 漢律歷志三引武成文	無	有 馬鄭無 書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洪範第六十六	有	有
分器第六十七 周本紀序分器在洪範前	無	無
旅獒第六十八 鄭注獒讀曰豪謂是豪酋之長	無	有 馬鄭無
旅巢命第六十九	無	無
金縢第七十	有	有
成王大誥第七十一	有	有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無	無
歸禾第七十三	無	無
嘉禾第七十四 漢書王莽傳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案此古文所無故王莽時亦以爲逸篇也葆琛先生曰假王即高宗彤日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之非故格君者隸政之本而佞邪傳曾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所云十六篇皆歆等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定博士不肯置對矣	無	無
康誥第七十五	有	有

酒誥弟七十六	有	有
梓材弟七十七	有	有
召誥弟七十八	有	有
洛誥弟七十九	有	有
多士弟八十	有	有
無逸弟八十一	有	有
君奭弟八十二	有	有
成王政弟八十三 釋文政如字馬作征云正也	無	無
將蒲姑弟八十四	無	無
多方弟八十五	有	有

篇目		
周官弟八十六	無	無
立政弟八十七	有	有
賄息慎之命弟八十八	無	無
亳姑弟八十九	無	無
君陳弟九十	無	無
顧命弟九十一 伏生書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古文分為二	有	有
康王之誥弟九十二 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有	有
康王畢命弟九十三 三統術有引畢命豐	無	有 馬鄭無

刑文

篇	今文	古文
穆王君牙弟九十四 穆文君牙一作君雅	無	無
冏命弟九十五 本作冏命今依說文解字所引改	無	無
以下五篇別錄 蔡仲之命弟九十六	無	無
費誓弟九十七	有	有
呂刑弟九十八	有	有
文侯之命弟九十九	有	有
秦誓弟一百	有	有

右周書四十篇今文傳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柴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十九篇古文多大誓三篇又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凡二十三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武成旅獒畢命三篇

案周本紀尚書大傳竝載古文大誓其一篇爲九年觀兵時事蓋大誓弟一篇其一篇爲十一年師度孟津時事蓋弟二篇也並載本紀及大傳至馬融稱書傳所引五事及他書引大誓當並是弟三篇文在孔安國時則分三篇馬鄭時文更殘闕並爲一篇故經典序錄稱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正以馬鄭並爲一篇也伏生所傳書經文無大誓故以諸儒所傳述者入大傳中歐陽生始以古文增入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校大小夏侯經多大誓三篇也劉歆三統術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

克殷與史記異案三統術之年數皆附會損益以遷就其術漢人已言之不足憑也附錄與陳編脩壽祺書云據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治宮室壞壁得書在景帝初而藝文志言武帝末蓋據天漢後孔安國家獻古文而更追述前事非季世之誤七略記武帝末民間獻大誓正是一時一事緣古文但較今文多大誓一篇故云爾也大誓謂今文無大誓而有序確不可移謂古文有大誓乃由後羼人疑未審矣馬氏謂大誓後得正謂古文出於今文之後鄭氏云民間得大誓猶謂古文不立學但行民間也非古今文書之外別出大誓也大誓云孔氏古文果有大誓別錄七略何以獨歸之武帝末民獻而無一語及孔壁書然別錄已明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內獻之此正指壞宅得書不得云無一

語及孔壁也其云武帝末者亦指獻書時與藝文志同皆謂宣帝本始中得大誓者此傳謁之說別錄又云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蓋伏生無大誓全文而大傳述之秦漢學者多能傳其說故婁敬董仲舒並引之今定下又考其在周書甚明是以古文初出屋壁唯大誓一篇易讀其餘十六篇逸絕無師說故劉歆書云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別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西漢古文不立學官安國仍為今文博士時又未獻古文但以私授兒寬史記儒林傳兒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寬受今文書於歐陽和伯又以授歐陽生之子

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漢志文正曰覓旦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篇錄入也別錄與歆書所云博士讀大誓卽指歐陽博士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古文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漢志文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卷數皆並序計之唯歐陽經多大誓三篇大著謂大小夏侯亦有大誓恐無顯證耳大著精博膏肓多起茲錄副奉還而區區獻疑有此數事如蒙采擇而教之則幸甚

案漢書律歷志三引周書武成文此本劉歆三統術歆議太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云云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此十六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

亾衡宏等所傳遂不說此十六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義引鄭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蓋偶於武成序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之逸書並亾於建武之際也如馬鄭大誓亦建武時所殘闕遂幷爲一篇矣

東晉古文武成篇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義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元等皆依用之案所云韓嬰即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益讀十年爲七年之誤）蓋韓詩內傳之言也劉歆亦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此僞古文之所由出也

案周本紀云武王巳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據史記知

觀兵爲九年事師度孟津克殷爲十一年事定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爲克殷後二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此歆删改書序之文謂十一年乃觀兵十三年乃克殷不知史記引古文大誓明言九年觀兵遂以克殷而追敘其事然後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孟津序言一月戊午者明周之改正故言一月惟僞古文大誓有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正建子不得爲春即本歆說不可據

尙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

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箕子既封朝鮮而後來朝則在克殷後二年矣

周本紀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作洪範則分器在洪範前書序分器在洪範後太史公以百篇之序列二帝三王之事其先後當可據也

案周本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逸周書度邑）此在克殷後則武王克殷年未六十本紀又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乃瘳後而崩（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則子長考信詩書見金縢年月知武王崩

年亦六十內外耳此古文家說也劉歆据二戴記謂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文王世子正義引此作大戴禮今本無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
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
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卽位十
一年此本二戴爲今文家說然案之事理多有齟齬不如古
文家之爲當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於作嘉禾下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
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是作鴟鴞在伐
奄得嘉禾之後與鄭注金縢謂在武庚未叛管蔡未誅之前
不同案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卽魯世家所載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

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爲罪人斯得之事詩毛氏以周公居東爲東征罪人斯得爲管蔡與史記同爲古文說鄭君以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此蓋出今文家博士相傳之說亦若戴記述文王武王之年所當辯正者也金縢一篇分三節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爲一節明周公踐祚攝政乃新命于三王所云以旦代某謂代成王卽代武王也武王旣喪至罪人斯得爲一節明周公攝政東征誅管蔡之事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至歲則大熟爲一節魯世家云周公在豐將沒曰必葬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卽未敢誚公之事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

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未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襃周公之德也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此載金縢卽古文說也案此卽亳姑序云周公薨畢之事也而世家以金縢篇文爲說者周公攝政之事以金縢始以亳姑終故錄金縢卽終言其事所以明周公之志也周公之志以三王命其始以天彰其終處

變而正反亂而治微乎微乎不詳言之則本末不得而明也

金縢篇云我之弗辟辟治也本許叔重言欲告先王卽當治殷民之罪罪人斯得東征事已于後嘉禾旅命周公歸報鴟鴞貽詩恩勤鬻子不敢離王王亦未敢順公卽葬公于畢之事也雷電以風爲葬周公後事以非郊時天災卜祭啟籥金縢執書以泣故云其勿穆卜也云朕小子其新逆者讀如天子降心逆公之逆謂自新以迎天意也此記命魯得郊祭知周公攝政天意所與也而孔子序書於誅紂則闕其文於周公攝政則微其辭以見聖人處變非常異說也故儒者以廿八篇尚書爲備其諸知刪書之意乎

鴟鴞首章取子毀室以喻管蔡之誅次章桑土牖戶以喻成

周之營三四危亂以喻救亂之難而不敢礙成王之意亦可見矣金縢終記周公之事而序書在大誥諸篇前者以冊祝爲金縢正經也公言以旦代某但欲代武王死而新命于三王則永終是圖之命啟籥見書之言也永終是圖謂當終文武之事公則曰三王之命也成王則曰天之威也終金縢之篇而周公之所以事成王與成王之所以康周公者無不可白爲此周家一代之大經也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鄭注云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案克殷雖在居攝二年而將黜殷作大誥自在一年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

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詩東山詠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則在東之時在居攝之一年克殷殺管叔在二年故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伐奄在三年故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案黜殷在二年則命微子亦在是年樂記言武王克殷投殷之後於宋時武庚尚存微子封宋不得爲二王後至黜殷命始以微子爲二王後微子之命殆陳此義與有客之詩相表裏矣漢書梅福傳義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更封他親爲始封君

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案此合黜殷命微子代殷後之義
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作歸禾周本紀云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
于兵所案史記書序並次歸禾于微子之命後則是時已克
殷兵所謂代奄時
書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困學紀聞云伏生
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案揜與奄同音字通周公
伐奄時得命禾即陳天命以誥奄民故嘉禾亦名揜誥否則
百篇中無揜誥之目益知揜誥即嘉禾猶畢命即豐刑矣
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
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

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案周公攝政之七年而稱成王七年則成王即政未嘗改稱元年況書序於大誥稱周公相成王至微子之命序首稱成王歸禾序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嘉禾序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天子者成王也周公攝政者相成王也攝訓相義辯別見孔子序書正名之義實見明顯而劉歆擅假王隸政之說文傳會周公攝政稱王又以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始稱元年康成亦惑於其說遂就不經之談疑誤後來不可不正惟伏生傳稱攝政五年營成周蓋五年始有新邑之圖至七年經營乃定故不同也

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周公於是卒相成王而

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魯世家又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注駰案尚書作粊今書作費編書費誓在後者說見後此伯禽封魯在管蔡流言之前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鄭君注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皆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史記燕召公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則君奭成王征皆在周公攝政時而編篇在洛誥誕保七年之後者蓋自金縢至立政皆周公相成王之事金縢總言周公之始末大誥至洛誥舉救亂克殷踐奄建侯營

洛致政數大端多士至立政皆告誡語言之事故敘列於後

其實同時無先後也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三統術曰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鄭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序相應案序云康王命作冊當作康王命作豐刑豐字脫豆與冊相近而誤下又脫刑字也三統術引逸篇王命作策豐刑策字衍文讀古文者涉序中冊字而誤又轉寫作策也周公黜殷降辟三叔故霍侯至康王時始命豐文王廟霍文之昭故作豐刑而命之刑法也畢分居里其作豐刑之法乎堯典正義藏鄭二十四篇目有冏命無畢命今案鄭嘗引畢命逸篇三統術亦引畢命則二十四篇中是畢非冏正義字誤耳

謹案孔子序周書自大誓訖畢命皆書之正經以世次以年紀其末序蔡仲之命柴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五篇者㓜嘗受其義於篠琛先生羈曉佔畢未能詳紀犇走燕豫留滯粱荆雨丈斯隔七年於茲玆讀尚書紬繹所聞而識之曰尚書者遞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蠻夷猾夏王降爲霸君子病之時之所極有無如何者也蔡之建國東臨淮徐南近江漢伯禽封魯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不意蔡侯一虜熊貲始大楚之霸業先於五邦呂命穆王實作自呂征彼九伯浸及齊桓晉秦之興復在其後霸者之業相循而作帝王之統由此一變史伯之對鄭桓言秦晉齊楚代興史儋之見秦獻言別五百載復合運會所乘惟聖賢能見其微孔子序五篇於

書之終中候之文究於霸免所以戒後王制蠻夷式羣侯不可以不昚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六終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愼校